

南
臺
舊
聞

南臺舊聞卷三

北平 黃叔瓚 王圃輯

提綱三

御史中丞 治書侍御史 副都御史 僉都御

史

秦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事
林廣記

初漢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御史丞一曰中丞亦謂中丞為御史中執法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十五員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及

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而中丞出外為御史臺率即今

之御史大夫任也

周官小宰注即今御史中丞

哀帝元壽二年御史中丞更名御史長史後漢光武復

改為中丞

通典

武帝以中丞之官不甚周密置中書居中受事每詔下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於是中丞不得居中制事不過為掌治刑獄等官而已

廣治平略

御史中丞一人千石本注曰御史大夫之丞也舊別監

御史在殿中密舉非法及御史大夫轉為司空因別留

中為御史臺率後又屬少府

後漢百官志

建武元年宣秉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後漢書列傳

御史中丞遇尚書即駐車執板揖車過乃去

漢書典職

魏初改中丞為宮正後復為中丞晉亦因漢以中丞為臺主與司隸分督百僚自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梁國初建又置御史大夫天監元年復曰中丞掌督司百僚皇太子其在宮門行馬內違法者皆糾彈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陳因梁制後魏為御史中尉後周有司憲中大夫二人掌司寇之法辨國之五禁亦

其任也隋以國諱改中丞為大夫唐因隋亦曰大夫龍朔二年改為大司憲咸亨初復舊宋中丞一人每月二十五日繞行宮垣白壁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介幘絳朝服孝武帝孝建二年制中丞與尚書令分道雖丞相下朝相值亦得斷之齊中丞專道而行騶輻禁呵加以聲色武將相逢輒致侵犯若有鹵簿至相毆擊梁中丞專道而行逢尚書丞郎亦得停駐其尚書令僕御史中丞各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鞬執青儀囊題云宜告官以受詞訟一人緋衣執鞭仗依行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隍至階一人執儀囊不隍後魏御

史中尉其出入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王公百辟咸使遜避其餘百僚下馬弛車止道旁有違緩者以赤棒棒之其後洛陽令得與分道東魏徙鄴無復此制北齊武成以其子琅瑯王儼兼為御史中丞欲雄寵之復舊制儼出北宮凡京幾之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

時儼兼四職

武成觀之遣中使馳馬

趨仗不得入自言奉勅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騰人顛觀者傾京邑自周隋以來無儀衛之重令行出道路以私騎匹馬從之而已

通典

梁御史中丞銀印墨綬朝服進賢二梁冠獸頭繫腰劍

佩水蒼玉陳中丞銀章龜鈕青綬八寸首二梁冠 法
冠一名柱後或謂之獬豸冠高五寸以緹為展筭鐵為
柱卷取其不曲撓也凡執法官皆服之 隋禮儀志

梁天監二年御史中丞給方蓋輅形如小傘後魏熙平
元年左右僕射御史中丞各給哄士十二人 同上

治書侍御史舊御史中丞也初漢宣帝元鳳中感路溫
舒尚德緩刑之言季秋請讞時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
令御史二人治書治書御史始於此後漢亦二人選明
法律者為之凡天下諸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魏
置持書執法掌奏劾而持書侍御史掌律令二官並置

晉置四人又置黃沙獄持書侍御史一人秩與中丞同
掌詔獄及廷尉不當者皆理之後并江南遂省黃沙持
書侍御史太康中又省持書侍御史二員魏晉以來持
書侍御史分掌侍御史所掌諸曹若尚書二丞宋代掌
舉劾齊梁並同皆統侍御史自宋齊以來此官不重自
郎官轉持書者謂之南奔梁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
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後魏掌糾禁內朝會失
時服章違錯饗宴會見悉所監之北齊亦有焉後周有
司憲上士二人亦其任也隋又為持書侍御史臺中簿
領悉以主之唐永徽初以國諱故改持書侍御史為御

史中丞龍朔二年改為司憲大夫咸亨元年改為中丞

三人亦時有內供奉

本一人聖歷中加一人尋省先天中復置

職副大夫通

判臺事

開元二十一年置京畿都採訪處置使以中丞為之

通典

武后垂拱二年有魚保宗者上書請置匭以受四方之

書以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為理匭使天寶九載改為

獻納使至德元年復舊

唐百官志

宋承唐制無大夫以中丞為臺長無正員以兩省給諫
權自中丞以下掌糾繩內外百官奸慝肅清朝廷綱紀
大事則廷辨小事則奏彈凡除中丞而官未至者自正
言而上皆除右諫議權熙寧初言者以為躡等詔以本

官職兼權舊臺令兩院御史每上下半年分詣三省樞密院取索諸房文字檢校監察御史輪詣尚書六曹凡奉行稽遲付受差失咸得彈劾渡江後稍闕不舉紹興三年因御史主簿陳祖禮有言始復其舊

文獻通考

宋天聖七年上因讀唐史見匭函達下民冤枉之事乃置匭函仍專命御史中丞為理檢使如有指陳軍國大事朝政得失大段冤枉累經訴理不獲辨明或事干機密並許詣匭函投進內是急速文字畫時進入

烏臺筆補

寶元中御史府久闕中丞一日李淑對仁宗偶問以憲長久虛之故李奏曰此乃夷簡欲用蘇紳已許紳矣上

疑之異時因問公曰何故久不除中丞公奏曰中丞者風憲之長自宰相而下皆得彈擊其選用當出聖意臣等豈敢詮量之仁宗頷之筆錄

遼金俱有御史中丞元御史臺外置行御史臺有御史中丞持書侍御史續文獻通考

治書侍御史乃是臺奏事官為制一臺事也烏臺筆補

洪武初有御史中丞十三年罷十七年設副都御史僉都御史左右各一人明會典

事蹟

于定國以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昌邑王即位行淫亂定

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霍光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
超遷定國由是為光祿大夫平尚書事

漢書列傳

元帝擢陳咸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
內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石顯用事顯權咸頗
言顯短素與槐里令朱雲善漏洩省中語下獄髡為城

旦

同上

薛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谷永上疏竊見薛
宣前為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茹柔

同上

趙孝顯宗素聞其行遷侍中復徵弟禮為御史中丞禮
亦恭讓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

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數年禮卒帝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

後漢書列傳

漢幽州刺史朱君碑君名龜石碎落不能詳其官閥其可考者嘗以御史中丞督捕益州蠻又為幽州刺史禦鮮卑爾靈帝光和二年卒

隸釋

崔洪博陵人武帝世為御史治書時長樂馮恢為弘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終服闋乃還鄉里陽瘖不能言淑得襲爵恢始仕為博士祭酒散騎常侍翟嬰薦恢高行邁俗侔繼古烈洪奏恢不敦儒素令學生番直左右雖有讓侯微善不得稱無倫輩嬰為浮華之

目遂免嬰官朝廷憚之尋為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
叢生荆棘來自博陵在南為鵠在北為鷹

晉書

熊遠遷御史中丞中宗每歎其公忠謂遠曰卿在朝正
色不苟柔不吐剛忠亮至勁可謂王臣

同上

傅咸為御史中丞每有奏劾或日暮則捧白簡整簪帶
竦誦不寐坐以待旦於是貴游懾服臺閣風生

咸御史中丞箴煌煌天文眾星是環爰立執法其暉
有煥執憲之綱秉國之憲鷹揚虎視肅清違慢蹇蹇
匪躬是曰王臣既直其道爰顧其身身之不顧孰有
弗震邦國若否山甫是明專用彼相莫扶其傾淮南

構逆實憚汲生赫赫有國可無忠貞憂責有在繩亦
必直良農耘穢勿使能植無禮是逐安惜翅翼嗟爾
庶僚各敬乃職無為罰先無怙厥力怨及朋友無慚
於色得罪天子內省有惡是用作箴維以自救

同上

鄧隗為御史中丞劾奏南中郎將王含以族疆顯貴驕
傲自恣事雖被寢王氏深忌嫉之隗之彈奏不避強禦
皆此類也

晉中興書

王恬為御史中丞值海西公廢太宗即位未解嚴大司
馬桓溫屯中堂夜吹警角恬奏劾大不敬請治罪明日
桓見奏事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尚

同上

余居中丞曾以法鞭皇太子傅親友莫不致諫余笑而應之堂高由陛皇太子所以崇於上由吾奉王者法吾其枉道曲媚乎皇太子將見延請賜以清讌於是太子禮敬之如師

梅陶自序

漢劉曜陷長安帝出降御史中丞吉朗嘆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

綱目

宋永初二年孔琳之為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書令徐羨之虧違憲典羨之使琳之弟璩之解釋琳之不許曰我觸忤宰相正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耶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

南史

庾徽之為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孔覲代之衣冠器用莫不粗率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咸有輕之之意覲蓬首緩帶風貌清嚴皆重迹屏氣莫敢欺犯

同上

武帝以蔡廓剛直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僚震肅時朝廷儀典多取定於中書令傅亮亮每事諮廓然後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終不為屈

同上

顏延之為御史中丞何尚之遺書曰絳騶清路白簡光朝

通典

劉瑀為人恃性使氣為御史中丞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勲非德彈王僧達云蔭藉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

不畏其筆端

南史

齊武帝即位沈冲轉御史中丞冲與兄澹深名譽有優劣世號為腰鼓兄弟澹深並歷御史中丞中丞案裁之職被惡者多結怨冲母孔氏在東鄰家失火疑為人所焚薰大呼曰我三兒皆作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方恐肌分骨散何但焚如兄弟後並歷侍中

同上

江淹為御史中丞齊明帝曰君為南司足以震肅百僚淹曰當官而行恐不足仰稱明旨於是彈中書令謝朓等不預山陵公事又奏收刺史劉悛陰智伯並贓貨巨萬諸郡二千石大縣官長多被劾內外肅然明帝曰自

宋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

同上

顏見遠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鎮荊州以為錄事叅軍及即位兼御史中丞梁武帝受禪見遠不食發憤數日而卒帝聞之曰我自應天順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

同上

梁天監中自尚書三公郎為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為此職者世謂之南奔謝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略不復理

同上

樂藹天監初累遷御史中丞初藹發江陵無故於船得八車幅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藹性公彊居憲

臺甚稱職

同上

陸杲天監五年位御史中丞性悻直無所顧望時山陰令虞眉臧污數百萬杲奏收劾之中書舍人黃睦之以眉事託杲杲不答梁武聞之以問杲睦之時在御側杲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領軍將軍張稷侍宴訴帝陸杲是臣親遇小事彈臣不貸帝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為嫌

同上

王僧孺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墜溝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

同上

任昉為御史中丞後進宗之時劉孝綽陸倕等及到溉到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倕贈昉詩任君本達識時謂昉為任君比漢之三君

同上

王準之自曾祖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其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除御史中丞為百僚所仰自彪之至準之四世此職焉

同上

宣城王長史張綰遷御史中丞武帝遣其弟綯宣旨曰為國之急惟在執憲直繩用人之本不限升降晉宋時周閔蔡廓兼以侍中為之卿勿疑

同上

張緬為御史中丞推繩無所顧望號為勁直武帝遣人

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

同上

陸繕父任御史中丞紹泰元年除繕中丞以父任所終固辭陳文帝復拜御史中丞固辭不許乃權換廨宇徙以居之

同上

徐陵天嘉六年除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權傾朝野直兵鮑僧獻假王威風抑塞詞訟陵奏彈之文帝見陵章服嚴肅若不可犯為歛容正坐陵進讀奏狀時安成王殿上侍立流汗失色陵遣殿中郎引王下殿朝廷肅然

同上

褚玠遷御史中丞剛毅有膽決其有直繩之稱

同上

袁憲太建三年累遷御史中丞時豫章王叔英不奉法
度逼取人馬憲依事劾奏免叔英自是朝野嚴憚憲詳
練典章尤明聽斷至有獄情未盡而有司具法者即伺
間為帝言之所申理甚衆

同上

元志為洛陽令與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彪曰御史中
尉辟承華車蓋駐論道劒鼓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
曰臣神州赤縣主普天之下誰非編氓豈有俯同衆官
趨避中尉孝文遂令分路

北魏書

臨洮王舉哀兼尚書左僕射元順不肯送名又不送籩
中尉舉彈之順奏曰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責不

宜下隸中尉送名御史詔許之後元子思為御史中尉
朔旦臺移尚書索應朝名帳尚書郎裴獻伯移注云按
蔡氏漢儀御史中尉逢臺郎於複道中尉下車執板郎
中車上舉手禮之以此而言明非敵體子思奏曰臣按
漢書御史中丞為獨坐又按漢書崔瑗傳曰既為中丞
百僚震恐則中丞不揖省郎亦已久矣憲臺不屬都堂
亦非今日又按孝文帝職令朝會失時則御史彈之若
不送名到否何驗獻伯等亂常變紀請付法詔曰國異
政不可據以故事檢孝文帝舊格以聞尋從子思奏
李彪為孝文所寵性剛直遂多劾糾遠近畏之豪右屏

同上

氣帝嘗呼為李生謂羣臣曰吾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
同上

魏自正光以後在位多貪汚高歡啓以宋游道為御史
中尉北齊王高澄請以崔暹為之以宋游道為尚書左
丞謂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清澄
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於道前驅為赤棒所擊澄回馬
避之尚書令司馬子如太師咸陽王垣貪黷暹彈之削
其官爵

綱目

崔暹為御史中尉暹畢義雲盧潛宋欽道李愔崔瞻杜
弼嵇華鄭伯偉崔子武李廣皆為御史世稱其知人魏

帝宴華林園謂神武曰所在百司多有貪暴朝廷中有
用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
跪言惟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

北史

高肇兼御史中尉肇儒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莫非傷
風敗俗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恕宣武嘉其剛梗

同上

熙平元年御史中尉元匡奏于忠以鴻勲盛德受遇累
朝幸國大災專擅朝命無人臣之心裴郭受冤於既往
宰輔黜辱於明世又自矯旨為儀同三司尚書令宜加
顯戮靈太后以忠事經肆眚遂不追罪 匡復欲與棺
諫諍尚書令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詔恕死辛雄奏理

匡曰竊惟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諤諤之性簡
自帝心故高祖錫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彈糾當高肇
之時匡造棺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譴先帝
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未幾匡除平州刺史
同上

高恭之除御史中尉仍兼黃門外執直繩內參機密凡
益國利人之事必以奏聞諫諍盡言無所顧忌選用御
史皆當世名輩李希宗李繪陽休之陽斐封君義邢子
明蘇淑宋世良等三十人 僕射爾朱世隆當朝權盛
因內見衣冠失儀道穆恭之便即彈糾帝姊壽陽公主

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
主深恨泣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
豈可私恨責之也

同上

高祖武德初孫伏伽上言隋失天下者何不聞其過也
陛下勿以得天下之易而忘隋失之不難也帝大悅擢
治書侍御史是時軍興賦重伏伽數請釐損帝語裴寂
曰隋為無道上下蔽蒙朕虛心盡下冀聞嘉言若李綱
孫伏伽可謂誼臣矣俯首噤默豈朕所望哉

唐書列傳

宋璟遷左臺御史中丞以頻論得失內不能容勅睚眦
揚州推按奏曰臣叨居憲府按州縣乃監察御史事今

非意差臣不識其所由請不奉制無何復令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璟奏曰御史中丞非軍國大事不敢出使且仲翔所犯贓污耳高品有侍御史卑品有監察御史今勅臣恐非陛下意當有危臣請不奉制月餘詔令副李嶠使蜀璟上言曰臣以憲司位居獨坐今隴蜀無變令臣副嶠何也恐乖朝廷故事請不奉制

大唐新語

會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觀吉凶者璟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璟曰謀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后不憚姚璿傳詔令出璟曰今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意解許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勅二張

詰謝環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

唐書

裴度進御史中丞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閱鷹狗所過撓官司厚得餉謝乃去下邳令裴寰不為禮因搆寰送詔獄當大不恭度言寰無辜帝曰寰誠無罪杖小使小使無罪且杖寰度曰責若此固宜但寰為令惜陛下百姓安可罪帝乃釋寰

同上

盧奕拜中丞自懷慎與及奕三世其官清節似之時傳其美

同上

宋中丞劉溫叟好古執禮一日晚過明德門西闕前太祖方與黃門數人登樓溫叟知之令傳呼依常而過翌

日請對且言人主非時登樓則下必希望恩賞臣所以傳呼而過欲示衆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帝善之

山堂肆考

仁宗五年九月以程琳為御史中丞張知白最器琳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上疏請罷諸土木營造蠲被災郡縣逋租帝嘉納之

綱目

明道二年太后遺詔尊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御史中丞蔡齊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偽豈可使女后相繼稱制乎由是上尊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帝始親政

同上

至和二年仁宗諭執政曰張昇清直可任風憲乃以為

御史中丞時富弼為相歐陽修為翰林學士論者以為
三得人也仁宗以弇指切時事無所避曰卿孤立乃能
如是弇曰臣愚仰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
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陛下乃
孤立耳帝為感動

宋實錄

嘉祐中以包拯為中丞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
憂夫萬物皆有根本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
禍孰大焉帝曰徐當議之

歸田錄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劉子儀為
中丞始榜臺中令後御史有言不須先白中丞至今如

此同上

孫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或問曰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答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耶後二人皆以風力聞天下孫晚為執政嘗歎曰吾何功以輔政惟薦二臺官為無愧耳

東軒筆錄

御史臺有閹吏隸臺中四十年以所執之挺待中丞賢否賢則橫否則直范諷為中丞一日視其挺直問曰爾挺忽直豈我之失耶吏曰昨日中丞召客諭庖人造食指揮者數四去又教戒之數四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觀

其成何俟喋喋之煩若宰天下如此不亦勞乎某心鄙之不自知其挺之直也范大慚明日視之挺復橫矣

同上

杜衍為御史中丞論常平法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之歲則閉糴高價以圖厚利而困吾民請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嚴賞罰課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糴未充則禁爭糴以規利者糴畢而儲之則察其以供軍為名而假借者州郡闕毋錢願出官帑助之皆見裨益

歷代名臣傳

孔道輔權御史中丞會郭皇后廢道輔率諫官孫祖德范仲淹宋郊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

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絀廢願賜對盡所言帝使內侍諭道輔等至中書令宰相呂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復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不答

宋史列傳

傅堯俞擢御史中丞奏言人各有能有不能如使臣補闕拾遺以輔盛德明善攻失以平庶政舉直錯枉以正大臣臣雖不才敢不盡力若使窺人陰私扶人細故則非臣所能亦非臣之志也

同上

呂公著拜御史中丞入對帝語及西陲事公著曰惟當嚴修武備來則應之以逸待勞若臨遣大臣張皇武事或議深入或求奇功皆非國家至計也

歷代名臣傳

呂誨拜御史中丞上疏劾安石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安石外示樸野中藏狡詐陛下悅其才辨而委任之安石初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罔上欺下文言飾非誤天下蒼生必此人也疏上出知鄧州

同上

熙寧間王安石初拜參政呂誨將入對司馬光亦將侍講邇英於路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誨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奈何論之誨曰王安石雖有

時名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置之政府天下必受其弊
此乃腹心之患顧可緩耶未幾安石變法百姓騷然光
退居洛陽每曰呂獻可之先見吾不及也

聞見錄

王安石用事老成多引去楊繪時為御史中丞上言老
成人不可不惜當今朝廷舊臣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
六十有八歐陽修六十有五而皆致仕富弼年六十有
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
其故乎安石怒罷為侍讀學士

讀史節

司馬光晉御史中丞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
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

歷代名臣傳

蘇轍擢御史中丞時元豐舊黨多起邪說以撼在位呂
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風怨謂之調停轍面斥
其非復上疏曰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則必爭一爭
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
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此輩若返豈肯但已
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
足言所恤者祖宗朝廷也疏入調停之說遂已

同上

徽宗立豐稷除御史中丞首論蔡京之罪京貶又論章
惇誤國惇黜又言宣仁佐哲宗退黜小人泊小人復用
遂造誣謗今宜辨明又史官修神宗實錄輒以王安石

日錄亂之願擇史臣申飭成書又數言近習之非會曾
布由內侍進將拜相公謂臺屬曰盍共論之遷工書布
遂相

宋名臣言行錄續集

宋孝宗以黃治為御史中丞治嘗奏曰因言固可以知
入輕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無壅擇
言不厭其審審則無誤上深然之

萬世玉衡錄

馮璧權治書侍御史詔問時務所當先者璧上六事大
略言減冗食備選鋒緩疑似以慎刑擇公廉以檢吏屯
戍革朘削之弊權貴嚴請託之科又條自治之策四謂
別賢佞信賞罰聽覽以通下情貶損以謹天戒詔以東

方饑饉盜賊並起以御史中丞完顏伯嘉為宣慰使監察御史道遠從行道遠發永城令簿奸賊伯嘉與令有連付令有司釋簿不問燕語之際又許參佐克忠等臺職璧皆劾之伯嘉竟得罪去

金史列傳

御史中丞孟鑄奏彈紇石烈執中貪殘專恣不奉法令釋罪之後累過不悛失師帥之體不稱京尹之任上曰執中虜人似有跋扈爾鑄對曰明天子在上豈容有跋扈之臣上意寤取閱奏章詔尚書省問之

金史逆臣傳

至元二十三年陳天祥除治書侍御史六月命理筭湖北湖南行省錢糧天祥至鄂州即上疏劾平章岳求木

兇暴不法時桑哥竊國柄與岳東木姻黨為其爪牙羽翼誣天祥以罪欲致之死繫獄幾四百日

元史列傳

阿合馬方用事置總庫於其家以收四方之利號曰和市監察御史范方等斥其非論甚力阿合馬知何榮祖主其謀奏為左右司都事以隸己未幾御史臺除治書侍御史升侍御史又出為山東按察使而阿合馬莫逞其志矣

同上

至元二十五年董文用拜御史中丞文用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賢才乃舉胡祗通王恂雷膺荆幼紀許楫孔從道十餘人為按察使徐琰魏初為行臺中丞

當時以為極選方是時桑哥當國恩寵方盛自近戚貴人見之皆屏息文用以舊臣任中丞獨不附之

同上

至元二十六年立雲南行御史臺起程思廉為御史中丞始至蠻夷首長來賀詞若遜而意甚倨思廉奉宣上意綏懷遠人且明示禍福使無自外聞者懾服雲南舊有學校而禮教不興思廉力振起之始有從學問禮者

同上

陳天祥陞江南行臺御史中丞上章曰去歲行省右丞劉深遠征八百媳婦國其地為僻陋無用之地人皆頑愚無知取之不足以為利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經過

八番虐害居民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深倉皇退走以致
大敗喪兵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發四省諸軍以圖
收復大起丁夫運送軍糧計二十餘萬正當農時興此
大役驅愁苦之人往迴數千里軍勞民擾未見休期須
上承天意下順人心早正深罪績下明詔示彼一方自
有歸順之日疏奏不報

歷代名臣傳

董士選拜御史中丞時丞相完澤用劉深言征八百媳
婦國士選率同列言之奏事殿中畢同列皆起士選乃
獨言今劉深出師以有用之民而取無用之地就令當
取亦必遣使諭之不從然後聚糧選兵視時而動豈得

輕用一人妄言而致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色變士選猶明辨不止帝曰事已成卿勿復言士選曰以言受罪臣之所當他日以不言罪臣臣死何益帝麾之起左右擁之以出

元史列傳

至元二十九年御史中丞崔彧奏四方之人來聚闕下率言事以干進中書樞密宜早為詮定應格者與之不當與者明語言之當者即議施行否則罷遣帝嘉納之又奏納速刺丁減里忻都王巨濟黨比桑哥銜命江南理筭積逋期限嚴急胥卒追逮民至嫁妻賣女殃及親鄰維揚錢塘受害最慘無故而殞其生五百餘人實桑

哥及其克黨之為也莫不願食其肉臣等共議此三人者既已伏辜宜令中書省御史臺從公論罪以謝天下從之同上

張珪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有修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法祖宗成憲累數百言劾大官之不法者不報并及近侍之熒惑者又不報遂謝病歸同上時有言近臣受賄者帝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張珪為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楊朶兒只言於帝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諫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帝喜竟

用珪言拜朶兒只為侍御史

同上

大德二年命不忽木行中丞事有因父官受賄賂御史必欲歸罪其父不忽木曰風紀之司以宣政化厲風俗為先若使子證父何以興孝樞密臣受人玉帶微賊不叙御史言罰太輕不忽木曰禮大臣貪墨惟曰簠簋不飭若加笞辱非刑不上大夫之意人稱其平恕

同上

朶爾直班拜御史中丞監察御史劾奏別兒怯不花章甫上黜御史懿憐直班朶爾直班曰若此則臺綱安在乃再章劾奏不允臺臣皆上印綬辭職帝諭朶爾直班曰汝毋辭對曰臺綱隳矣臣安得獨留帝為之出涕

同上

郝天挺拜御史中丞入見首陳紀綱之要以獵為喻曰御史職在擊奸猶鷹揚焉禽之弱者易獲也其力大者必借人力不然不惟失其前禽仍或有傷鷹之患矣帝嘉其言既出臺臣皆以為賀風紀大振又上疏陳七事曰惜名爵抑浮費止括田久任使論好事獎農務本勵學養士詔中書省舉行之

同上

李好文除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時臺臣皆缺好文獨署臺事西蜀奉使以私憾據拾廉訪使曾文博僉事兀馬兒王武事文博死兀馬兒誣服武不屈以輕侮抵罪好文曰奉使代天子行事當問民疾苦黜陟邪正今行

省以下至於郡縣未聞舉劾一人獨風憲之司無一免者此豈正大之體乎率御史力辨武等之枉並言奉使不法者十餘事

同上

張養浩延祐初為御史中丞時關中大旱民相食既聞命登車就道遇饑者賑之死者瘞之經華山禱雨嶽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三日及到官復禱於社壇大雨如注禾黍自生四月未嘗居家止宿公署夜禱於天晝出賑饑無少怠

在官法戒錄

洪武元年章溢拜御史中丞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為言溢曰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養人廉恥使避

而不犯豈直恃搏擊為哉

明名臣記

靖難兵起僉都御史程本立出為江西副使未及行值北師渡江本立悲憤自縊死

明紀事本末

左僉都御史景清見文皇恒伏利劒於衣袵中朝畢出御門清奮躍而前將犯駕文皇急命左右收之得所佩劒清植立嫚罵扶其齒且抉且罵含血直噴御袍乃命剥其皮草櫝之械繫長安門後駕過索忽斷所械皮趨前數步為犯駕狀上大驚乃命燒之已而上書寢夢清仗劒追繞御座覺曰清猶為厲耶命赤其族

同上

右副都御史練子寧縛至闕語不遜文皇大怒命斷其

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耳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
成王安在四字文皇益怒命磔之

同上

僉都御史司中召見不屈命以鐵帚刷其膚肉至盡而
死姻婭同死者八十餘人

同上

右副都御史茅大方聞燕王起兵遣詩淮南守將梅殷
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
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勲馬伏
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文皇登極大方
逮至責問不屈與其子順童道壽文生同日棄市

同上

萬歷十一年秋邱橐擢左副都御史以一柴車就道既

入朝陳吏治積弊八事其言考績請託訪察舉劾提問資格佐貳餽遺諸弊痛切指陳不避忌諱擢強直好搏擊清節為時所稱

明史列傳

天啓二年吏部將用太僕卿鍾羽正為左副都御史羽正辭曰馮公從吾僉院已久吾後入先之是長競也西臺何地而可以是風有位乎乃受僉都御史而讓從吾為副甫入署即言方從哲無謀無斷似佞似欺宜免其官秩為法受過沈惟結內援招權賄宜遙決其去會朱童蒙以講學擊鄒元標及從吾羽正言書院之設實為京師首善勸不當議禁因自劾乞休

同上

馮從吾擢左僉都御史甫兩月進左副都御史廷議三
案從吾言李可灼以至尊嘗試而許其引疾當國何心
至挺擊之獄與發奸諸臣為難者即奸人也由是羣小
惡之已與鄒元標共建首善書院朱童蒙遂疏詆之因
引歸明年起南京右都御史累辭未上

同上

天啓四年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叅魏忠賢二十四大罪
斥其違祖制而亂朝政親亂賊而讎忠義竊威權而擅
殺逐恣誣陷而搖宮禁末云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
放肆遂至不可收拾柰何養虎兇於肘腋間乎此又寸
鑄忠賢不足盡其辜者疏入忠賢懼甚其黨王體乾及

客氏力為保持遂降旨切責自是忠賢日謀殺漣

同上

左光斗拜左僉都御史是時韓爌趙南星高攀龍楊漣諸人咸居要地光斗與相得甄別流品正人咸賴之而忌者浸不能容楊漣劾魏忠賢光斗與其謀又與攀龍共發崔呈秀贓私已草奏劾忠賢及魏廣微三十二斬罪先遣妻子南還忠賢詞知先假會推事削籍復搆汪文言獄逮至酷訊與漣同日為獄卒所斃

同上

崇正末命左副都御史方岳貢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故事閣臣無帶都御史銜者自岳貢始

同上

甲申賊薄近郊左副都御史施邦曜語兵部尚書張縉

彥徽天下兵勤王縉彥慢弗省邦曜太息而去城陷趨
長安門聞帝崩慟哭曰君殉社稷與臣子可偷生哉即
解帶自縊僕救之蘇恨曰是兒誤我乃命家人市信石
雜燒酒即途中服之血迸裂而卒

同上

南北朝有書侍御史多以大將軍府參軍郎中為
之與治書侍御史不同官制不載按南史云何思
澄自廷尉遷書侍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甚輕天監
初始重其選又北史陽固傳宣武末遷書侍御史
中尉王顯起宅既成集僚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
宅何如固曰晏嬰湫隘流傳於今豐屋生災著於

周易此蓋傳舍耳惟有德能卒願公勉之顯默然則中尉與書侍御史非同官明矣又高道悅徵兵秦雍以使者書侍御史薛聰侍御史主文中散元志等稽違奏舉其罪或謂書侍御史應作侍書御史侍御史主文中散魏書無史字

南臺舊聞卷三

南臺舊聞卷四

北平 黃叔璥 玉圃輯

憲署

登聞鼓院附

成帝時以御史大夫為大司空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果廢御史大夫為大司空

前漢書

御史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

寺在

大司馬門內無塾其門署用梓板不葺色顏曰御史大夫寺

亦謂之憲臺後漢以來

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梁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

臺後周曰司憲屬秋官府隋及唐皆曰御史臺龍朔二年改為憲臺咸亨元年復舊門北闕主陰殺也

北齊楊楞伽鄴

都故事御史臺在宮闕西南其門北闕取冬殺之義今東都臺門不北向者蓋欲變古之制或建造者不習故事耳龍朔中改司經局為桂坊置司直為東宮之憲府亦開北門以象御史臺其側明矣或云隋初移長安城造御史臺時以兵部尚書李圓通檢校御史大夫欲於尚書省近故開北門非也

通典

御史臺御史廳前有兩株柏總章中李元同張仁禕為侍御史所植也杜易簡為之贊曰爰有貞柏徙植清臺麝條霜勁蠶葉風開始逢雀喜終見烏來

續通典

武后時改為肅政臺置左右二臺其左臺本御史臺也又別置右臺右臺地即今太僕寺是也本隋長秋監地

武后改為司宮臺移於街北遂以其地置右臺太極初
左臺大夫竇懷貞表請依貞觀故事遂廢右臺以其地
為御史臺使院開元八年移太僕寺於此

通典

唐會昌中監察御史鄭路所葺體察廳謂之松廳蓋廳
內有古松也

因話錄

舒元興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王者執生殺之柄造
天下使百度順而已矣其或不順與順而不得其度
者皆屬於御史府府之動靜為朝廷紀綱之職與百
司絕類蓋百司坐其署但專局而已入於朝與啓事
於丞相府亦不出乎其位是以朝罷而各復其司以

無事於朝堂與中書也若御史臺每朝會其長總領屬官謁於天子道路誰何之聲達於禁扉至含元殿西廡使朱衣從官傳呼促百官就班遲曉文武臣僚列於兩觀之下使監察御史二人立於朝堂輒道以監之雞人報點監者押百官由通乾觀象入宣政門及班於殿庭則左右巡使二人分押於鐘鼓樓下若兩班就食於廊下則又分殿中侍御史一人為之使以蒞之內謁者承旨喚仗入東西閣門戴冠曳組者皆趨而進分監察御史二人立於紫宸屏下以監其出入爐烟起天子負斧扆聽政自螭首龍池南屬於

文武班則侍御史一人盡得專彈舉不如法者由是
吾府之屬入殿內其職益繁其風益峻故大臣由公
相已下皆屏氣竊息注萬目於吾曹吾曹坐南臺則
綜覈天下之法立內朝則約繩千官之失百司有滯
疑之事皆就我而質故乘輿所在下馬成府釐朝廷
之綱目與坐臺之判決者相半是以御史府故事於
中書之南常有理所先時惟中丞得專寓於尚舍一
院若雜事與左右巡使則寓於西省小胥之廡下遇
大朝會時吾屬皆來則息憇於雜事巡使之地既寓
於小胥則我賓客也每亡事而去爲主人必坐而入

誼譁狼藉其態萬變向之霜稜盡為涕唾矣豈吾君
以天下綱紀屬之於我之意耶太和三年御史知雜
事瑯琊王君以寓直省院為歎乃議於中丞曰此前
日之闕也中丞能為之豈直柏署之光乎實羽儀吾
府之多也事得聞於上上詔度支出錢百萬以資焉
乃於政事堂直阡之南選地以作之合為三院由東
為首其一為中丞其二為雜事其三為左右巡使若
中丞升為大夫改官不改院若三院必朝集臺院附
於雜事殿察附於巡使其名總號為御史臺中書南
院院門北開以取其嚮朝廷也若百官之請事羣吏

之參謁入吾門抵伺於屏者見吾軒堂堦闥之嚴固
不俟戒而自肅為此者何尊天子也吾府為天子耳
目宸居堂陛未有耳目聰明堂陛峻正而天子不尊
也天子尊未有姦臣賊子而不滅也姦臣賊子盡滅
矣可以自朝廷至於海隅蕩蕩然何所不理哉

張良器烏臺賦士有利於鴻漸者觀乎憲臺降太液
邇蓬萊風威四驚霜氣傍摧地疏曹而獨秀居對禁
而分開提綱必理舉職惟才門凌晨而身出樹夕陽
而烏來嚴城岑寂靈臺寒產直狀臨而愈明偽迹投
而遽剗故座有赫法門無濫板理縱擾而庭幽事雖

煩而人簡及夫貪吏無厭豪宗不戒酷奮黔俗洪威
桎梏是司也故以矜遠聲哇長喟奉絲綸以遐察騰
錦車而遙屆則跋扈顏沮強梁志憊望驄馬而跼蹐
仰繡衣而下拜是知上能贊聖下足安凡顧盼而朝
班已肅摧彈而邦度增嚴庶究厥能請循其始官則
秦置臺則漢起或掌方書或稱柱史朱何以忠雅標
懿桓陳以剛直著美上封則起於鄭均埋輪則遠聞
張紀虞詡之人方側目暴勝之名兼直指皆玉秀珠
明鷹隼視既幹時而助化亦圓國而遠恥莫不才
挾主以成功主因才而共理唐續玉葉蓋臣惟哲法

省嬴劉臺兼員薛昂涼階宇奮迅霜雪耿獨坐而情
雄邈羣司而位絕豈徒以聳動僚寮逡巡朝列倘吾
道之將行庶從茲而振節

石林葉氏曰唐三院御史謂侍御史與殿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也侍御史所居曰臺院殿中曰殿院監察
曰察院此其公字之號非官稱也侍御史自稱端公
知雜事則稱雜端而殿中監察則稱侍御近世殿院
察院乃以名其官蓋失之矣而侍御史復不稱臺院
止曰侍御端公雜端則私以相號而不見於通稱各
從其所沿襲而已

宋仍唐制有三院中興前又有三京留司御史臺管勾臺事各一人

文獻通考

石林葉氏曰兩京留臺皆有公字榜曰御史臺舊為前執政重臣休老養疾之地故例不事事皇祐間吳正肅公為西京留臺獨舉其職時張堯佐以宣徽使知河南府郡政不當有訴於臺者正肅卽為移文詰之堯佐惶恐奉行不敢異其後司馬溫公熙寧元豐間相繼為者十七年雖不甚預府事然亦守其法令甚嚴如國忌行香等班列有不肅亦必繩治自創置宮觀後重臣不復為率用常調庶官比宮觀給使請

俸差優耳朝廷既但以此為恩故來者奔走府廷殆與屬吏無異矣

曾肇重修御史臺記恭惟神宗皇帝受命承序十有九年建立經常皆應古義好惡無私賞罰不僭而綱紀是張宮室勿營池籞苟完而府寺是崇故能垂精風憲之司以啓後嗣之意二聖恭已開闢言路耳目之地寵遇莫抗故能新是棟宇以成前人之志是宜著在文字刻之金石垂休無窮雖然臣嘗聞之責人非難責己惟難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有敗法壞紀服讒蒐慝者御史

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哉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此御史之責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得以責之惟其不難於責已則施於責人能稱其任矣能稱其任然後危冠盛服崇墉峻宇游焉息焉可以無愧苟異於是得無餒於中哉故不自揆輒因承詔誦其所聞以告在位者使有以仰稱列聖褒大崇顯之意焉

蘇軾御史臺榆槐竹柏四首我行汴隄上厭見榆陰綠千株不盈畝斬伐同一束及居幽囚中亦復見此

木蠹皮溜秋雨病葉埋牆曲誰言霜雪苦生意殊未

足坐待春風至飛英覆空屋

榆

憶我初來時草木向

衰歇高槐雖經秋晚蟬猶抱葉淹留未云幾離離見

疎筴棲鴉寒不去哀叫饑啄雪破巢帶空枝疎影挂

殘月豈無兩翅羽伴我此愁絕

槐

今日南風來吹亂

庭前竹低昂中音會甲刃紛相觸蕭然風雪意可折

不可辱風霽亦已回猗猗散青玉故山今何有秋風

荒籬菊此君知健否歸掃南軒綠

竹

故園多珍木翠

柏如蒲葦幽囚無與樂百日看不已時來拾流肪未

忍踐落子當年誰所種少長與我齒仰視蒼蒼翰所

閱固多矣應見李將軍膽落溫御史

柏

陳賈御史臺廳壁記宋朝三院御史皆得論政事糾
官邪元豐紹聖著於甲令其用峻故其選精一時列
職其間悉由天子親擢太上中興大明國是耳目所
寄必惟其人紹興更化詔除公正之士以革締交合
黨之風已而又降札書刊元豐手詔於臺院蓋欲遵
用忠純體國之人以成篤厚之政先後丁寧昭若日
月龍蛇飛動琬琰光輝聖意相傳家法不改實我宋
維持紀綱之盛事凡職於此者宜有考焉

登聞鼓院宋朝鼓在宣德門南街之西廊院在外門西

之北廊舊曰鼓司景德四年五月改今名凡文武臣僚
閣門無例通進文字者諸色人進狀並先經登聞鼓院
除告軍機密事及論訴在京臣僚即依例實封如進入
後審狀有異同虛妄及夾帶他事並科違制之罪 淳

化三年置理檢使院在宣德門外西北廊鼓院之西令
登聞鼓司進狀人有稱冤濫沉屈者即引至理檢院審
問未經鼓院進狀檢校不得收接未經檢院不得接駕
進狀違者依法科罪

烏臺筆補

登聞鼓院唐置歷宋朝太平興國九年改歷為檢東延
恩曰崇仁南招諫曰思諫西申冤曰申明北通元曰招

賢改匭院曰登聞院院在宣德門東廊之北景德四年五月改為登聞檢院勅如急速文字畫時進入常程文字一例每五日一次於檢院內通進

同上

遼南面有御史臺金御史臺登聞鼓院隸焉元立憲臺續文獻通考

鼓院在掖門東檢院在掖門之西無故入御史臺杖六十搥鼓者先杖八十

烏臺筆補

王惲狀竊見一等狂妄小民苦無冤抑如婚姻田宅戶門等事往往輒便接駕唐突聖主愛民心切必奉勅旨令有司理問則是萬乘帝王之尊下行有司之

事合無建立登聞檢鼓院如有指陳軍國大事朝政得失大段冤抑累經訴理未獲辨明或事不機密者許令投進以聞使天下冤抑之情得以上達而朝廷尊嚴之勢狂妄小民亦不能咫尺輕近矣

同上

明初制一循元舊洪武十四年始改為都察院建文初改為御史府十三道御史曰左右兩院監察御史永樂鼎革悉復洪武之制其後移都察院於北京而留都曰南京都察院略如六部矣

續文獻通考

登聞鼓院在西長安門小廳三間東向傍一小樓懸鼓俾冤民擊之每日科道官各一員錦衣衛官一員輪司

其事民有冤抑有司不為申理具狀通政司又不為轉
奏審實列其狀以聞

赤明夢餘錄

方孝孺御史府記上嗣位之初卽下明詔行寬政赦
有罪蠲逋租鉅萬計去事之妨民者明年分遣使者
問海內所患苦賞廉平吏罪至死者多全活之於是
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三分之二人皆重於犯
法二年春二月甲子有詔頃以訴狀繁易御史臺號
都察院仍漢制為御史府專以糾貪殘舉循良匡政
事宣教化為職省御史定為二十八人務為忠厚以
底治三月戊辰賜御史衣明日己巳以都察院舊署

在太平門之北於朝謁為難命即詹事府為御史府
賜宴於新治勅令臣某記其事臣惟御史之官始於
周其職之所治與權任之輕重雖累變不常然得其
人則綱紀振而國體尊非其人則人望不肅而是非
錯謬然專任以刑獄則自近代始往者法吏持刑深
刻犯者滋衆先皇帝甚厭苦之欲有更改而未暇今
皇上以德養人羣生喜悅訟者衰止復古官名以修
善政實行先帝之遺志自今居是府者其敬承聖訓
凡便於國利於民者則言之為國之靈為民之病者
則去之母溺於私而枉其所守毋攝於勢而屈所當

為一以道輔佐天子行德政使黎民醇厚如三代盛
時斯不負建官圖治之意苟為不然舍其大而務其
細或事小忠末節以市名或為詭行儉言以規榮利
於民之治否國之安危無預焉則是官之名雖更而
實之可厭苦者自若也奚可哉臣幸執筆從太史之
後故書其事以為居位者規

南臺舊聞卷四